

探索与发现丛书

龙与
客家文化

客家围
——夯土的
史书

千年圣火

谭元亨 著

kejiawenhuaazhimi

客家文化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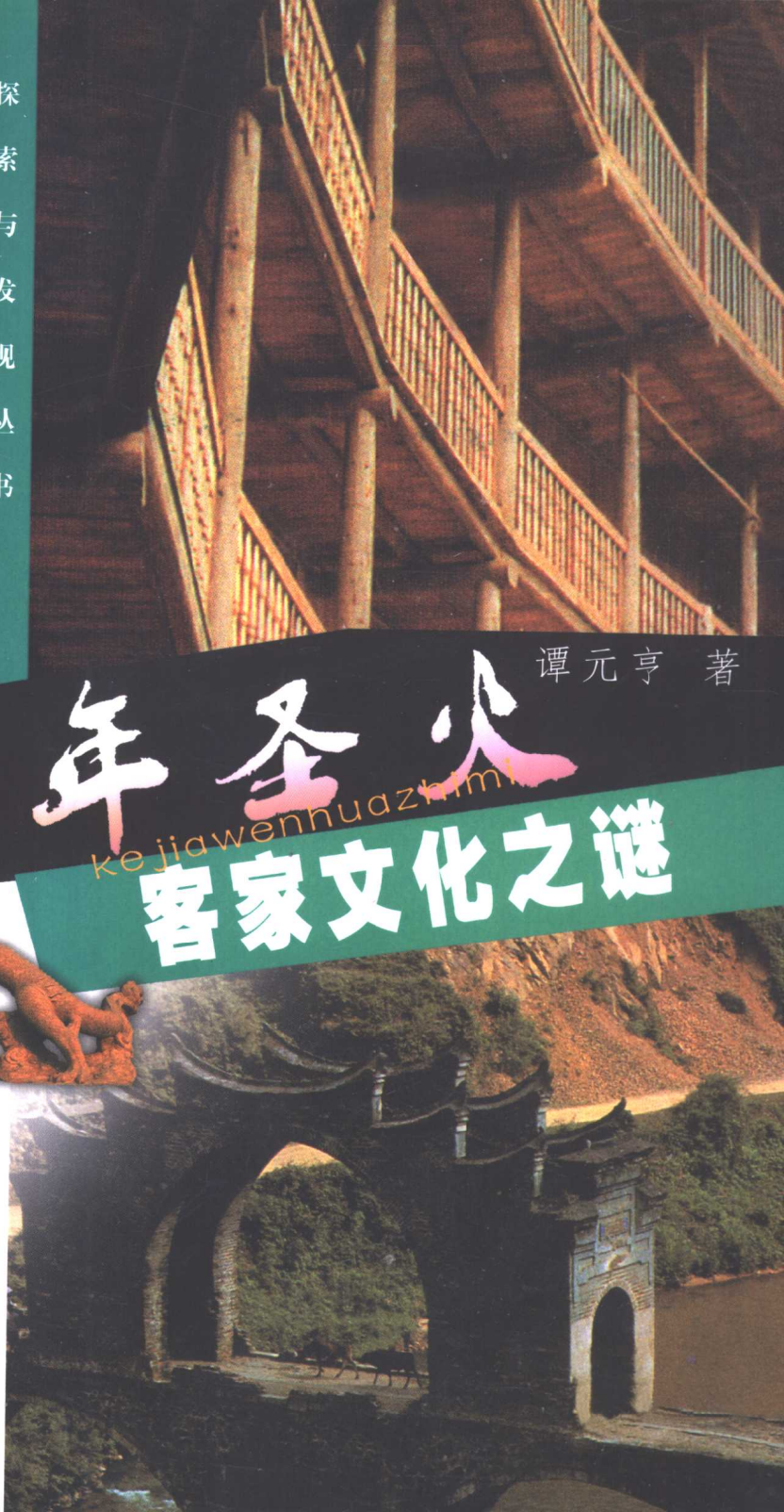
来自
“天放时代”
的女性



探索与发现

TANSUO • FAXIAN

江苏古籍出版社



探索与发现丛书

探索与发现
TANSUO • FAXIAN

谭元亨 著

千年圣火 客家文化之谜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谜/谭元亨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10

(探索与发现丛书)

ISBN 7-80643-765-7

I. 千... II. 谭... III. 客家-传统文化-通俗读物 IV. 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382 号

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谜

著 者 谭元亨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24 890 × 1240

印 张 8.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765-7/K·219

定 价 16.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2	开篇 神话与历史
6	“客家”得名的由来
10	客家的“创世纪”
14	人类文明的“死亡之门”
28	远去的历史烟尘
44	语言断层
50	黄与蓝的交互
62	龙与客家文化
70	“穷山恶水”之造化
72	来自“天放时代”的女性
78	“盛世”中的蛰伏
86	“名人爆炸”
94	千年圣火
102	教育奇观
124	山歌之乡
134	客家围——夯土的史书
144	独领风骚
160	冲天一啸
174	扬起生命的风帆
188	永恒的客家之旅
200	后记



客家——一个没有地域归宿
的名字。她的起源之谜、语言之谜、
居住形式之谜、中原情结之谜、名
人爆炸之谜……走过探索之路，你
会发现一个独特民系在迁徙历史中
凝结成的寻根意识、进取精神和冲
天豪情！





开篇 神话与历史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向何处去？

——这是人类永恒的思考。

也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思考。

更是中华民族中一支独特的民系紧迫而又悠远的思考！

在中华民族之林中，很难找到一个民系，如客家人一样，其历史是如此扑朔迷离，甚至连称谓迄今都是历史之谜——汉族八大民系中，独有客家人，不以地域而命名，不被叫作广府人、潮汕人，也不被叫作湖南人、四川人，等等，而是一个没有地域归宿的名字“客家”。也许，正是这个称谓，注定了他们上千年间流离失所、浪迹天涯。万里长旅的迁徙史，一路上冰刀霜剑，一路上血雨腥风，充满了杀机，处处是陷阱。这是炼狱之路，这是涅槃之路，苦难与光明并重，死亡与再生同在。在经磨历劫之际，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却空前地激发了起来，于是，在近代中国积弱、被动挨打之际，终于在蛰伏中奋起，作冲天一啸——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

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不有客家籍的领袖人物出现，从洪秀全、洪仁玕、刘光第、黄遵宪，到孙中山、廖仲恺、朱德、叶剑英……令世界为之侧目。

震惊之余，世人深为困惑不解的是，这个被称之为“客家人”的民系，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

他们是那么古老，与古老的中华民族一样来自远古蛮荒的岁月；他们又是那么年轻，仿佛刚刚诞生，朝气蓬勃、生机盎然；他们充满了神话般的色彩，每一个历史故事都如此神奇；可他们又是活生生地矗立在现实之上，高大却又平易，真实至极……

客家人的历史就是这样，遥远而又近即、古老而又年轻，传说与史实、神话与真实彼此间已难以分辨，相互交融汇聚在一起，以至传说及神话成了他们现实生活经验的一个环节，仿佛是真正有过的历史事件……其实，这又有什么惊奇的呢？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庞贝古城、特洛伊木马，等等，不是在日后的考古发现中一一被证实了么？远古的神话，每

每有着再真实不过的蓝本！

我们要破解客家文化之谜，就不能置笼罩在历史迷雾中的传说与神话不顾，置众多的神话原型不顾，把它视为虚妄与荒诞……

其实，人类的历史，又何尝不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呢？

诸如伊甸园、亚当与夏娃、诺亚方舟……

诸如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大禹治水——中华民族的开端，也是从一系列“创世纪”的神话开始的。历经五年，借助核物理的碳 14 测年技术及天象、星象记载的天文学等一系列科学手段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对历史遗迹的发掘，加上古史日食的记载，等等，终于推算出禹于公元前 2070 年在位——于是，传说也成了真实，大洪水当非中外虚幻的神话场景的设置……

毫无疑义，神话传说本身，便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产生于相应的历史土壤上。这是神话传说的主人或制造者们（当然不是一个人，而是口耳相传经历很多代的），对自身力量的迷惘却又无时无刻不游移于憧憬与恐惧中产生的对现象的幻觉，是他们置身于水深火

热的现实苦难之际又梦想超越苦难而创造的另一个“真实”——至少是思想的真实。

神话永远是一种拯救，或者说，神话的基调便是拯救。圣经神话使西方得到拯救，当年散沙一盘的阿拉伯民族也正是因《古兰经》而被凝聚到了一起。客家人也有自己的神话作为凝聚剂——笔者曾写过的《客家圣典》便是试图将神话与现实粘合到一起，去展示这一种凝聚力。处于大迁徙中，易于被“各个击破”的、家无定所的这个民系，尤其需要这样一种凝聚力。这是身处逆境之际的人性的表现，上升为神性，从而使艰难、屈辱的生活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实现自我拯救——无论这些神话何等虚幻，何等难以破译，其真实意义便在这里！

笔者赞同不少学者的观点，客家人，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系，即文化的民系，不可以深究什么血统、谱牒，当文物考古对待。客家人，作为来自东方文化或中国、中原文化的“活化石”，本身就是一部关于人类史、民族史及人生史的深刻的启示录。只有基于这一认识，神秘感便会避而远退，走上历史场景的是一代接一代、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的先驱者，是他们在开拓，在创造，在逆境中卓

然而立，直至震惊这个蓝色的星球。

所以，进一步地说，客家文化，更是一种苦难的文化，是由落难者所创立的。

从一开始，客家先民便是被战乱、火荒所驱赶，从中原到沿海，从北方到南方的，客家人“创世纪”神话的“葛藤坑传说”，便发生在唐末的黄巢之乱；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是南方客家人奋起抗御元兵，却注定是无望的挣扎；明末，反抗最激烈的，也正是南方的客家人地区……但无论他们怎么为表现自身作为汉民族正统所系而为前度王朝作殊死的抗争，可

失败总是早就注定了的。这也是客家人与犹太人为何都成为“宿命论者”的根本原因。

我们甚至很难说，从太平天国起，客家人近现代的一度辉煌，足以把他们变成胜利者。胜利，每每是很虚幻的，可望而不可及——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经习惯了。

所以，作为一个民系的文化（也许已不能用“民系”来局限它），客家文化较之邻近的诸如广府文化、湖湘文化等，总是要沉重得多也深刻得多！

苦难永远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它所记载的一切，总比欢乐与轻松要多得多，但愿这只是对既

欧洲崇正总会（客属同乡会性质的民间组织）代表团在黄帝陵谒陵祭祖（1991年）。



往的历史而言。因为既往的历史伟人,尤其是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大都是苦难的产儿,且不说这么一个苦难的民系了。客家人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奇迹,是历史苦难所锻造出来的奇迹——而历史苦难每每只能摧毁一个民族,过去已有多少一度辉煌的民族被摧毁了,如玛雅人,等等,人们只能在历史遗址及文物考古中知道他们。

而现在的客家人则有近亿之众,保守的估计也在七八千万。这个数字,在中华民族各大民系中名列前茅,而对于世界上另一个大迁徙民族——犹太人而言,则有近5倍之多,犹太人现在大约不足2000万人。他们同样是一场又一场历史灾难的幸存者……

迄今没有一部客家史,要写成这样可以征信的历史,恐怕有

很大的难度,连从何开始写起也无法确定。笔者写了《客家圣典》,副题为“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只是从文化角度上作了粗线条的、抽象的勾勒而已,并未敢从信史的角度下笔。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去写这样一部历史,因为,有太多的历史文化之谜,迄今也无法解开!

而这部小书,也只能作为一个又一个的文化之谜,留给读者去破译。

无论如何,为这么一个中华民族中优秀的民系,谜一样的民系,写这么一部书,却是责无旁贷,也是很有价值的——作为客家人奉献给这个世界的精神财富,无论怎么发掘,也是不可穷尽的。我以绵薄之力,在这精神的宝库中,添上一块小小的砖石,便足以称愿了。



“客家”得名的由来

何谓“客家人”？

光这么一个称谓，就笼罩上了千年的历史迷雾，迄今，尽管有不少专家学者进行考证、研究，众说纷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仍不曾有一个定论。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名与实，是决不可以轻慢的。名副其实、循名责实，是几千年的古训。名不正则言不顺，事情就大了！那么，“客家”二字当何解，已教多少皓首穷经的学者们绞尽了脑汁。

正如墨子在《小取》中所说的：

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

这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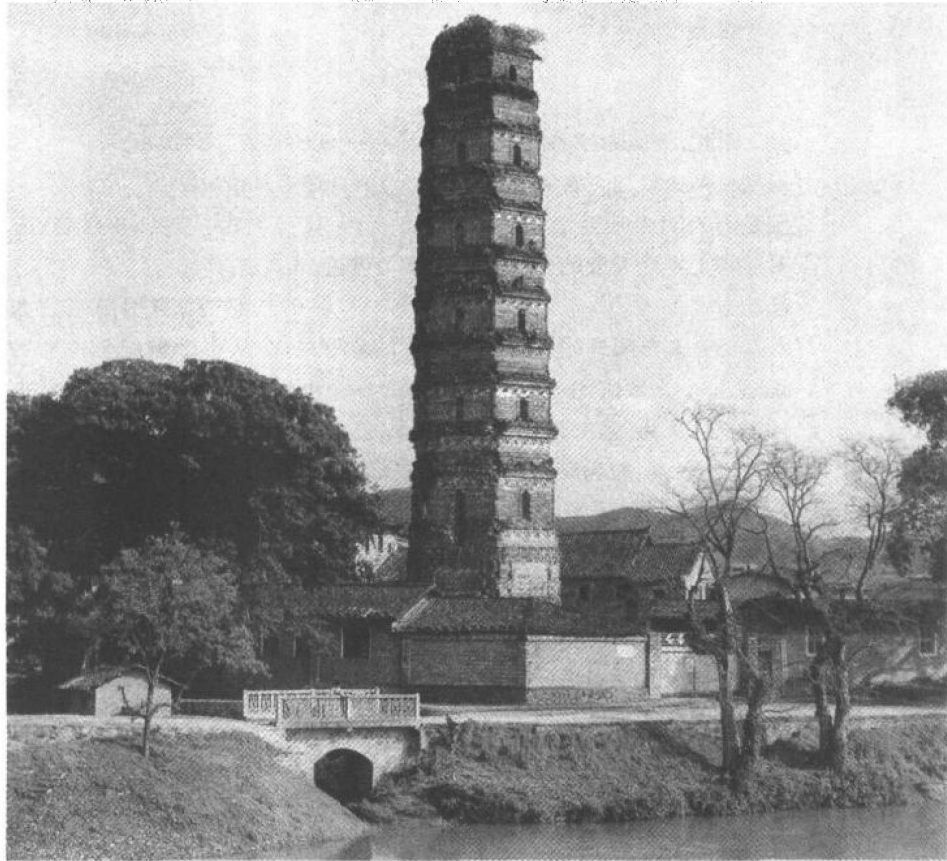
可客家的“名实”、“辞意”、“说故”及“类予”又如何办得到呢？

最古老的说法，说“客家”即是“夏家”，“客”与“夏”谐音，几千年说下来，“夏”则成了“客”。所以，客家的祖先或先民，就是发祥于我国中土的华夏民族。毕竟客

家人有着中土古族强烈的祖先崇拜的观念，时刻不忘自己的祖先是“夏家人”。这一来，上溯到了夏朝，如从大禹算起，则有 4000 多年历史。更有甚者，炎帝陵近侧的客家人，更称自己是炎帝之后，炎帝生辰为农历五月廿五。

最遥远的说法，说“客家”即是“Hakka”，这个称谓，来自俄罗斯的历史文献之中。据文献称，在俄罗斯的东部边域，也就是中国的西北方位上，有过这么一个被称之为 Hakka 的部族，很可能便是后来中国客家人的先民，时至今日，外国仍沿用 Hakka 这一名称——读成中文便是客家。

最权威的说法，来自于著名的客家学专家、文化大师罗香林。他在客家学奠基之作《客家源流考》中称：“至于客家名称的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代，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后来，他更在《客家研究导论》中



赣南石城县的宋代宝福院塔。

进一步肯定：“从客家的住地各方志所载户口宋时主客分列观察，亦可推知客家先民的迁移运动在五代或宋初是一种极其显著的事象，‘客家’一名亦必起于是时。”众所周知，晋室南渡，是在南方“侨置”了不少原来北方才有的县市，而北方中原汉人，也就成了“侨客”。先到为主，后到为“客”，千古皆然。罗香林的说法，一直被视为最权威的。

但在罗香林之后，不少人对

此提出了异议，于是又有了更多的说法。

一说是，“客家”一词，来自“河洛”二字的音变，客家人也就是河洛人，是从河洛地区迁徙而来的群体。

一说是，自五代、两宋以至明初，闽粤赣三省交界、今日被称之为“客家大本营”的地方，并没有一批自唐宋以来就自称为“客家”的移民，也不存在称之为“客家”的方言，更没有名为“客家”的民



系。因此,权威的罗香林的说法,只是一种臆断,而“客家”的称谓,则是因为明中叶至清初时,专门对三省交界处大批的外来移民而起的。

更有来自国外的人类学者的说法,他们大致讲的一样,如小川琢治(日)认为,客家是“支那移民中的种族(注:应为民系),……多居于广东地方,当地居民将其作为外来种族而加以排斥,此乃客家名称之起因”。而美国人类学家康斯坦保(Constable)说的更为具体一些,称“客家”是广府人对清初由粤东迁来珠江三角洲新移民的称谓,起初并无恶意,后来两个族群由于争夺土地,互相仇视,客家人便和自称“本地人”的广府人对立,最后以方言为识别,形成

一个以“客家”为名的民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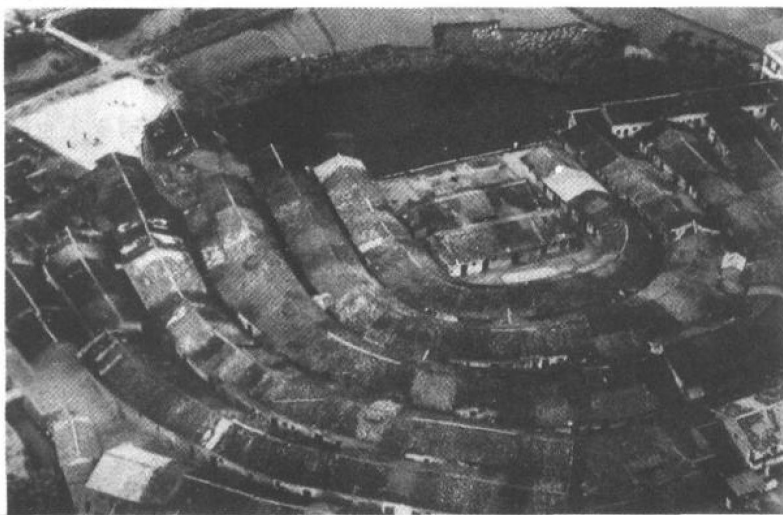
还有其他说法。

真可谓“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了。

一个“客”字,竟引出了这么多的文章,从一个世纪争论到另一个世纪,至今仍没完没了,看来还得再争论下去。

但有一条,客家人是炎黄子孙,这是确定无疑的;同样,客家人是一个至少历经千年的大迁徙的民系,这同样是毋庸置疑了的。一个“客”字,便区别开了所有以地域命名的民系,齐鲁人、江浙人、巴蜀人、秦雍人、司豫人,等等,也区别于今天称的山东人、四川人、湖南人……,竟一个“客”字,始终不改,诉说着千年未尽的沧桑。

广东兴宁县的六围围龙屋。





劳作一天之后，客家人的晚归图。

一个“客”字，就足以证明他们以移民、以流亡者的身份，历经了许多的王朝兴衰，经受了一路上无尽的风雨，以及人为的诅咒与迫害，当然，也包括孤立与屈辱——可以说，光一个“客”字，就足以铸造出这么一个民系的坚忍力、创造力与开拓者的神话！

那么，我们就无须像老夫子一样，非要在一个字上寻根究底，

非要找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来。历史本就是浑沌的，包括人类的诞生，迄今仍在浑沌之中，客家人的脱颖而出，有必要来一个“断代”么？

且留住这绵延千年不尽的情愫，不妨追踪一下客家人在历史上留下的一个个模糊或清晰的足迹，再去叩问又一个客家之谜吧！



客家的“创世纪”

不少民族，乃至民系，都有自己“创世纪”的神话，客家民系也不例外。

不过，客家民系的神话，却有着自己特异的一面——其主人公乃至“救世主”，竟然是一位女性，比圣母玛利亚更为突出。

不过，如同《圣经》中的神话一样，虽说每每只有一小段话或一个小故事，可背后却包涵有相当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历史意识。所以，客家人这个“创世纪”神话，也同样的有很多的文化之谜需要我们破译。

这个神话中的“诺亚方舟”，却被叫作“葛藤坑”。

不妨原文照录这个“葛藤坑”的传说。

在昔，黄巢造反，隔山摇剑，动辄杀人；时有贤妇、孀男孩二人，出外逃难，路遇黄巢。怪其负年长者于背，而反携幼者以并行，因叩其故。妇人不知所遇即黄巢也，对曰：闻黄造反，到处杀人，旦夕且至；长

者先兄遗孤，父母双亡，惧为贼人所获，至断血食，故负于背；幼者固吾生子，不敢置侄而负之，故携行也。巢嘉其贤，因慰之曰：毋恐！巢等邪乱，惊葛藤，速归家，取葛藤悬门首，巢兵至，不厮杀矣。妇人归，急于所居山坑径口，盛挂葛藤，巢兵过，皆以巢曾命勿杀悬葛藤者，悉不敢入，一坑男子，因得不死。后人遂称其地曰葛藤坑，今日各地客家，其先，皆葛藤坑居民。

任何阐释，都会对这段文字所透露出的信息造成损耗。所以，原文照录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不仅此处，在后文很多地方，我们都需要从不同角度上对这个客家人“创世纪”的传说作出新的破译，到最后，尽管未能穷尽它，却已提供了相当巨大的历史与人文的内容，破译出其中众多的遗传密码。

当然，为了方便今天读者的阅读，我们还是用现代文字把它

译出,并且尽可能减少其中的损耗。

故事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大致是这样的——被人们称之为杀人魔王的黄巢,自河南西南二道进掠淮南,攻入浙东,走江西北、中部,直抵福建西、中部,后又转江西,出湖南,打到广西东部,南下至广州,转而退到湖南再出湖北,扰安徽,渡淮水,攻克洛阳,占领长安——可以说,大半个中国让他搅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

然而,就是这个杀人魔王,却被一个客家女子所震慑了。

战乱期间,这位女子听人说杀人魔王“隔山摇剑,动辄杀人”,因此,她也与别的百姓一样,背井离乡,逃离家园。她的兄长和嫂子,均在战争中丧身,只留下一个儿子。逃亡时,她便将这位侄子背上,牵着更年少的自己的儿子上了路。

在逃难中,偏偏又与黄巢狭路相逢,当然,她并不知道眼前横眉怒目、杀气腾腾的人就是传说中的杀人魔王。

黄巢愤怒地斥责她:“你这妇人是怎么一回事?!两个孩子,年纪大,身体好的反背在背上,不让他走路,年纪小、体弱的却气喘吁吁拖在后边,是不是太偏心了?”

妇人说:“听说黄巢造反,见



传说中“葛藤坑”的所在地——民风朴实的福建宁化。

人就杀,杀了个天昏地暗,旦夕之间,也就要来到这里了,所以,才带了孩子出来逃亡。至于为什么背上大的,却让小的走路,是因为大的是我兄的遗孤,可怜这孩子父母双亡,因为担心他再被贼人抓住杀了,他家的血脉便就此断绝了,所以,为保护他,我得将他背上,而小的,是我的亲骨肉,可我怎么也不能放下侄子而把他背上,所以只好牵上儿子一同逃难。”

虽说妇人话里斥责他杀人如麻,不料,黄巢竟一点也不动怒,反而非常感佩地安慰这位妇人:“你不用害怕!黄巢等人作乱,却有一怕。”

“怕什么?”

“他怕一样东西,就是葛藤。你不必逃难了,赶快回家,找到葛藤,挂到门口上,黄巢的士兵经过,便不会进去杀人了。”

那妇人听罢,半信半疑,还是背着侄子,牵着儿子,返回到自己居住的山坑里。不仅在自家门口



挂满了葛藤,还把整个山坑里都挂满了葛藤。

果然,黄巢的兵马路过,见葛藤而不入。

原来,黄巢下了命令,凡是挂了葛藤的地方,禁止进入。

于是山坑里的男人,都因为这葛藤的庇护,逃过一劫。

从此,后人便把这个地方叫作“葛藤坑”,客家人,都称自己是葛藤坑的人。

“葛藤坑”的传说,不仅是这个民系的“创世纪”神话,也是这个民系意识的来源。

正是这位葛藤坑的妇女,以自己伟大的秉性,慑服了黄巢,从而拯救了整个的葛藤坑,或者整个客家民系,使他们免受战乱之苦,避免了灭族之祸。没有这位女性,“葛藤坑”也就不复存在,客家民系便无以形成,客家文化也就不可能产生日后的辐射作用。

这正是“葛藤坑”传说中所包含的巨大人文意识的核心。

也正是这个传说,客家妇女才在这么一个民系中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确定了客家妇女的历史地位以及所承担的“救世”的作用,正如人们所说的——母仪天下!

虽然这位妇女在逃难中的行为,一悖亲与疏——无疑,儿子要

亲,亲生的骨肉,侄子却隔了一层;二悖幼与长——无疑,儿子年幼,需更多的照顾,侄子年长,走路并无妨。但是,这个客家母亲有悖常理,遵循的却是更高的伦理准则:“长者先兄遗孤,父母双亡,惧为贼人所获,至断血食,故负于背;幼者固吾生子,不敢置侄而负之,故携行也。”

一番话,竟慑服了杀人魔王黄巢,反而“嘉其贤”。

那么,这位客家妇女“贤”在何处?贤就贤在她把兄长一家,也就是娘家的血脉不至于切断放在首位,危难当前,顾他人而忘自我,有一种哀悯苍生的仁厚之心,这的确是客家妇女伟大之处。

同样,其他的客家母亲,都会这么教导自己的儿女的,不要欠别人什么,也不要让别人感到欠你什么,你才会在这个世上活得坦荡。在周济受难者时,客家妇女会把家中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决不会把用过用旧的东西给人家,否则,会感到羞耻,对不起别人。这是怎样一种了不起的牺牲精神!

也正是这种人道的、伦理的精神,拯救了客家这个民系,也用自己的精神,维系了客家人赖以辐射的文化因子,从而塑造了客家这个民系。引申开来,一个民

族要兴旺发展,不至被灭亡,一个民系要自强独立,也要靠这么一种精神,顽强地去守护民系或民族的文化边界,守护其伦理的传统。而这,无疑需要个体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身的利益,舍小我而为大我,舍骨肉而为血统,这是一种自卫,一种群体的自卫意识。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世界上若干个流浪的民族,为何会比其他民族更重伦理、重教化、重传统、重善行——包括施舍与捐献,更以偏执般的激情去维护自己的文化。

“葛藤坑”传说中母性的形象,可以说凝聚了如此丰富的文化信息。纵然是女性“拯救了世界”,至少是客家人的世界——这是传说的第一层文化信息——但是,即便这样,她还只是遵奉中国的伦理传统,以自己的姓为正宗的血脉,而这个“姓”,却只能由男性所继承,她捍卫的,仍是男性中心的宗法关系。这当是深一层的



客家乡村妇女至今仍用背带背小孩。

文化信息了。

当然,最终的,仍是那种高于个人、也高于宗法关系的那种怜悯众生的人道精神——这是超越时空、超越任何形态社会与历史的。

应当说,这个“创世纪”神话中,远不止包含上面这么些文化信息。

相信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将会得到更多、更多读不尽、道不完的“葛藤坑”!